正誼堂全書

D仁13
843
39

門七13
號743
卷39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閩清鄭鄤

流芳詩集後序　後學　漳浦鄭亦鄒

詩有所自乎本於天根於性發於情也蓋天生萬物惟人　福清翁葉峻　仝校

最靈故有以仝乎天之理而萬事萬物莫不該焉當其未

發而天地萬物之理森然具於其中而無朕兆之可見者

性也心之體也事物之來惕然而感乎內沛然而形於外

者情也心之用也由其理無不備故感無不通既感無不通則形於外者必有言以宣之情不自已則長言之又不自已則詠歌之既形於詠歌必有自然之音韻詩必叶韻所以便詠歌也詠歌發於性性本於天此詩之所自學詩者所當知也嘗考舜命夔曰詩言志則二帝時已有詩矣擊壤歌未叶韻南風歌賡歌則叶韻矣五子歌及商頌諸篇二代之詩也至周則有風有雅有頌風雅頌之中又有賦有比有興則詩之體製已備故說者以爲三經三緯又以六義名之厥後世降風移變而爲騷又變而爲排韻爲順體爲調爲律詩聯句則詩之體製義理性情風韻襄壞盡矣世之談詩者皆宗李杜李白之詩清新飄逸比古之詩溫柔敦厚莊敬和雅可以感人善心正人性情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化天下者殆猶香花嫵藥人雖愛之無補生民之日用也杜公之詩有愛君憂國之意論者以爲可及變風變雅然學未及古拘於聲律對偶淇澳鳴鳩板蕩諸篇工夫詳密義理精深亦非杜公所能髣髴也嗚呼後世王道不行敎化日衰風氣日薄而能言之士不務養性情明天理乃欲專工於詩以此名家猶不務培養其根而欲枝葉之盛也其可得乎邵康節言刪後無詩其以此也然則詩不可作乎曰何爲不可哉但務養性情明道義使吾

心正氣和則詩之本立矣絕去巧麗對偶聲律之習熟讀三百篇玩其詞求其義涵泳諷咏使吾心之意與之相孚而俱化則性情以正聲律以和不拘字數句語多寡但求韻叶以便歌詠則庶乎近之矣大抵詩樂實繫世道盛衰非智力可强探而必得也吾祖亦非專門於詩者流芳集所錄乃其餘興所發先世手澤當寶藏不失恐後之子孫不知所本而專事於末故於集後序如此

贈醫士胡伯源

古人以良醫比良將以其理之同也將之爲道當先完固其内而後可以攻外如擇用賢才修明政事養民以固邦本嚴紀律以修武備然後誅暴禁亂則兵不血刃而彼之民若崩厥角稽首矣苟不完固其内而窮兵黷武則國内虛耗人民愁怨雖使勝敵終至危亡況必有敗績者乎醫之爲術亦然當先調養榮衛完固元氣視病之所在而攻治之則病易去而身自安臨川胡君伯源有得於此也里中王文彬妻袁氏毒瘡發於項閒醫莫能辨疾益危急乃具書幣以請胡君至曰當守内而攻外内之堅也外當自潰越五日而疾愈束帶束歸文彬請予文以謝予以伯源故家胄儒而善醫者必明乎此故書以贈焉

贈醫士胡琳

予患疾數載畏風怯寒屢至危困里中胡君琳業醫而尚
儒察其脈曰病雖深幸五臟之氣未絕但元氣衰弱外爲
風寒所乘治療之法當內壯元氣外避風寒俟其久而漸
安可也噫胡君可謂善醫者矣夫人稟氣以生含氣以長
氣壯則外邪不侵氣衰則風寒暑濕皆足以爲吾之害故
善醫者雖隨其冷熱虛實施之以治法必以調扶元氣爲
本焉世之庸醫不知此而妄殺人者多矣今病小愈因以
君醫而思吾道蓋人之身元氣不壯外邪得以干之猶人
之學大本不立外物得以奪之若國之治亦然非以賢才
不用暴虐得以爲害歟故立大本所以壯學者之元氣用
賢才所以壯國家之元氣也必立大本然後理可明而德
可修必用賢才然後政可立而民可安吾則百病交侵其
滅德而喪邦也必矣君雖爲名醫而雅尚儒術併以儒道
言之以廣其志云

送掌教林世祥典考北京

朝廷之治以得人爲先古今莫不重選舉之典然唐虞以
九德取人其曰六德有邦三德有家則以德之多寡定職
大小也其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未嘗不察言以考其實
也傳夏及商以至於周則學校教養考察之法益詳益備
故自二十五家之閭以及族黨州鄉莫不以德行道藝爲

教亦莫不以德行道藝爲選故月吉歲時閭胥族師黨正
謹書備錄以著其實三年大比則黨正州長鄉大夫並加
考察以盡其詳然後以鄉飲之禮賓而興之以獻於王嘗
是時人才之盛風化之美宜矣至漢則教養選舉之法已
不復古於是賓興之禮遂廢而科目興焉然曰孝廉曰經
義曰賢良曰茂才其目猶善也苟循其實亦不患不得人
矣至隋則以詩賦文辭取士於是有秀才進士等科以甲
乙丙丁爲第李唐因之棄本務末習尚雕琢空言無實已
非待士之體尚望其得人也哉故當時亦有才俊白首之
歎宋則漸尚經術迨及我朝純以經義策論取士雖未能

松號惟操教諭餘干因家焉三傳而曰新公徙梅谿予年
十二三隨親居安仁之大原今二十載矣終以其山川偏
逼無以託子孫於悠久於是乃相梅谿西南五六里有地
曰福壽墩墩屹立於地數仞兩谿交流於下墩之西寬曠
數里四山遠聳中有高爽之地數畝可卜居焉至於平疇
可供耕種山林可供樵爨長岡可牧谿水可漁固足以爲
理生要務逮夫暇日或縱步於平道或登覽於高峯或盥
濯於清流又足以暢素懷而遂幽志於是與兄居安請親
命而遷家焉成化乙酉冬移屋數閒覆簷以茅墐壁以泥
周屋以土爲塹而雜植竹木於上蓋取其功之易成而不

費亦予貧賤之所樂也嗟夫世人務爲高堂廣厦固有富而恃財以驕盈者亦有貧而勉強以慕外者豈知古人居室之義哉古人之居取足以障風雨雖曰志尚乎儉其實以道義爲重而不暇於此也彼役心力於華靡者安知道義之貴乎記此雖以自述抑以戒子孫云

鰥夫記

予因嫂氏之葬寓宿於墓鄰范勝良家見其父子皆鰥父近六十子年三十三問何以不娶對曰貧故也予心惻然嗟歎久之既而勝良曰聞先生有仁心苟異日富貴能濟我乎應之曰固所願也但吾宗族鄉黨似汝之貧者衆矣盡復成周之制亦非隋唐空言取士之比也蓋考之經義以觀其學試之策論以觀其才而其所以爲考則繫於主司之賢也苟非其人雖行成周鄉舉里選之法一以德行道藝爲考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況取人於言語文字之間乎雖然內外實一致本末無二理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則見於文者必平正通達而無病得於中者渾融充實而無歉則形於言者必光輝明著而不可掩才之浩博者文必汪洋沛發越氣之正直者文必典勁雄壯苟知之明而察之審則厚德高才之士瞭然在吾心目之間又何不得人之患哉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程子曰心通乎道

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噫必知道知言之君子乃能稱考司之職也吾饒掌教林先生世祥端厚而有德好道而精文今秋大比京師請司文考予惟世祥蓄於內者如此則知言知人乃自然之驗此行也京華士子之賢且才者世祥必精選以副國家得人之望也士友董燦等徵文敘別予適在郡同餞於月波門外芝山驛前

記

移居記

始祖檢閱公尚質泰州人隨宋高宗南渡至斗南公諱茂恐財不能贍也嗚呼天下之廣羣生之眾其鰥寡孤獨貧困而不得所者不知幾千萬人雖竭府庫之財以賑之如其費何惟得聖君賢相與之極論堯舜文武修己治人之道發政施仁制田里薄稅斂去刻究任賢良盡教養防虐害則汝得以遂其生矣後數日與毛鎮周豐言之鎮曰此仁人君子之本心也因序次其語而記之

永濟陂記

吾里彭家陂舊用柴土壘作踰年則柴朽土崩水泄田涸民受其害於是召匠謀易石甃眾矍工大難成又慮冬寒或有風雪居仁因思古之役民皆以農隙此役雖勞實為

養民之本與築城郭宮室臺榭以用民力者異矣里中周君略忠厚公直人也眾所信服乃就謀焉周君乃偕弟周懋及夏隆張福宗等率眾併力冬十一月辛丑經始至壬戌畢工灌溉不息民無旱傷故更其名曰永濟嗚呼民爲邦本田里溝洫實王政先務故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今有司既不用心於此向非周君之賢則此鄉之民無歲不有旱患然此一事耳苟非得人尚不能濟況爲國而無賢才可乎記此雖以謝周君之德實所以爲鄉鄰幸也他方之賢慕義而興則惠之所施益博後之人能繼此而作則澤益及於無窮焉爲記

貫道橋記

貫道門者白鹿洞書院師生賓客出入之門也貫道橋在貫道門之左數十步凡入是門者先由是橋而進故橋與門同名而不異也洞中之水發源於五老峯之巔懸崖瀑布傾瀉而下至於石澗縈迂曲折經書院門而出入書院者必渡澗水然後達況經雨雪則山崖谿谷之水奔趨湍瀉苟無是橋則往來隔絕橋之所以不得不作也此橋之壞已久景泰閒太守錢塘陳公嘗修之成而復圮蓋由積雨水激以致崩壞成化改元潮陽李公提學江右一新書院選州邑士子之秀者聚而教之故學者雲集視是橋圮

不可不修又不可不爲堅固久遠之計於是出資募匠始於戊子冬成於己丑春高而闊厚而堅橫跨澗水士子賓客徐行穩步徜徉游息情思悠然非但不病涉而已承李公之志以底其成者同知譙公讚推官沈公瑛星子教諭吳君愼檢校黃君恭也居仁後十三載復來是洞因追述其事以記

延賓館記

潮陽李公齡既新白鹿洞書院置學田延師儒聚英俊拳拳以德行爲敎揭朱子學規以示學者書院既興好古樂義之士自公卿以至巖穴之賢來游是洞者接武聯鑣公欲立館以延賓客而重用民力乃謀於憲府及牧伯同寅恤民旱災而蠲其糧稅漕運又撥米以賙其饑困至戊子冬歲稔民安乃於農隙興工木價匠工磚石灰瓦之費皆公捐己資未嘗有毫末斂於民始事於仲冬畢功於孟春民不告勞然所以佐其事者同知譙公讚推官沈公瑛檢校黃公恭後十三載居仁來洞傷李公之亡惜譙公之去追述而記之嗚呼昔周公握髮延賓者欲得天下之賢以成其治也李公作是館以延賓者豈非欲得天下之賢以其明斯道乎入館之賢以是爲心昭示道義以敎洞之學者則是館之作有功於世敎不淺矣後十二年參政祁

公憲副鍾公憲僉莊公太守于公重興書院星子縣司訓
方君文昌復加修葺云

貫道門由禮門記

白鹿洞書院舊有貫道門與欞星門並西數十步乃明倫
堂之外門也凡師生賓友出入俱由此成化己亥重興書
院司訓方君文昌董其事視貫道之廢而新復立門於延
賓館前名之曰由禮在欞星數十步東也三門既立於是
師生出入多由貫道賓主揖讓則在由禮方君既成是門
屬子并記之子謂貫道者取吾道一以貫之之義由禮者
即孟子所謂禮門也惟君子能出入是門之義入是書院
者知貫道之義則必操存省察窮理力行以求貫通乎體
用之全有以脫乎辭章俗學之陋矣知由禮之義則動容
周旋揖讓進退皆有品節儀則無惰慢邪僻之行矣如是
而先王之教不復聖人之道不明末之有也自省則在乎
人焉

芸閣記

上饒婁君克貞予同門友也所居東有重屋爲燕閒講學
之所每遇有學之士則延於其閒相與討論景泰癸酉冬
吾康齋先生嘗登焉因書芸閣二字以貽之丙子冬子從
先生往閩亦登是閣於此十六載矣今復訪婁君於閣中

極論察日得所未得者甚多非婁君發明精至何能然乎
因謂予日昔先生登此得親至教先生逝矣子今復來相
與講學於此豈偶然乎子盍記之日予訪君者正以德不
修學不講欲求麗澤之益豈有德有言可以記其所以然
乎雖然人之所以能參贊天地經綸萬事者以其具此理
於心也然則存心窮理之功可須臾閒乎必也莊敬涵養
以立其虛靈之體讀書窮理以致其廣大之用則所以行
道濟時者其具本於此焉若然則先生雖逝此道未嘗亡
此閣重可敬也閣下之書不爲虛藏矣若夫造乎廣大高
明之域收斂完養以至精密純全之地以入聖者則有望
於婁君焉友愛教養有賴於厥兄諫推行輔翼豈不在於
厥弟謙乎繼承而求其傳者厥子性恍不得不勉也君名
諒一齋其號云

歸儒峯記

歸儒峯者行素遽先生居之後峯也居仁於成化壬寅季
秋借柴時珪訪先生家於其晚日霽風高清涼滿袂相與
同登此峯峯巔巨石屹起巉巖奇異頂闊數丈平如張蓋
其下有巖問其名曰昔傳有禪者居此故名禪師嶺子曰
先生儒者也以禪名所居之峯非所以闢異端也請易其
名曰歸儒峯於是相與長嘯登其巔而坐談論古今久而

忘歸也甲辰春王二月乙丑先生造南谷徵文爲記又請書歸儒峯三大字於石予惟天下古今一理而已究其極天地之所以闔闢萬物之所以生生幽而鬼神明而禮樂顯而人事無非一理之所爲卽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者也惟聖人之心全體渾然克盡此理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惟君子爲能戒謹恐懼體之於己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禪者此理中所無以其孔穴相通黃蜂野蜨交穿其內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故名之曰異端愚嘗論之楊墨老佛莊列皆名異端皆能害聖人之道爲害尤甚者禪也禪師佛之別名佛中工夫最捷而精者昔達摩西來梁武帝惑而尊之國隨以滅楊無君墨無父老玄虛莊曠大列沈默其害天理則一然其用力猶緩滅理未盡至如禪其說高妙易以惑人工夫捷徑易以成就天地萬物人倫事理一切歸空天理根株掃蕩已盡韓子闢佛老者也猶見惑於大顛況其下者乎呂榮公游定夫陸子靜學聖賢者也猶身溺於禪況其他乎故程子以爲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今之學號爲高明者陷之愈深此予所憂者故因是記而詳之也

游西湖記

成化辛丑春三月己亥予游西湖錢塘掌教巨君崇育司

訓徐君旭周君璘相與偕行出杭城湧金門外即西湖也
憩柳州寺因論道之體用諸公曰未發爲靜已發爲動靜
爲體動爲用古人之學多在於靜乎予曰人之一心動靜
無端體用全備不可偏廢也動而無靜則體不立靜而無
動則用不行二者工夫皆以敬爲主乎居處恭儼若思不
愧屋漏此靜時存養之敬也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此
動時省察之敬也若不主於敬而專欲習靜未有不入空
虛者既而杭郡掌教毛君敏司訓舒君陞至乃相與登舟
仁和掌教林君邦輝又至乃泛舟湖中閱杭志以觀古今
人物諸君備酒殽蔬果數品蓋以杭俗之奢而示之以儉
也酒數行言談亹亹論鄂侯之忠勇及秦檜姦邪誤國之
狀予曰大學之道以格物窮理爲先後世所學淺陋者因
其不能即事以窮理也遂因鄂侯而極論用師之理以至
於宗湯武鄙孫吳若周禮司馬乃平時講武之法湯誓泰
誓乃臨時用武之道豈若孫吳偸捷一時反爲殘民之具
乎諸公又曰秦檜姦邪固可爲戒若良相之道可得聞乎
曰愚陋無知請以古人明之舜舉八元八愷誅四凶闢四
門明四目達四聰此爲相之道也若有賢才而不能用有
邪佞而不能去則聰明盡爲小人所蔽惡政日施危亡至
矣於是舟抵孤山拜林公祠舟抵鄂墓山拜鄂侯墓徜徉

登舟而同諸公曰今日之游良會也請人各舉杯以勸先生庶盡陪游之情也予謝曰愚陋一人豈足當諸公之勸且杭人游於湖者必縱酒酣歌醉不知節今正當示之以禮於是乃行旅酬之禮雍容揖遜自長及幼一周而罷縱目眺望峯之聳於南者曰南高峯聳於北者曰北高峯獨孤山屹立於湖中一吳山遙應於城內其餘諸山磊落奇秀宛然在目然後俯臨湖水魚蝦不驚青草交長清風自東南而來雲氣從太空而布日欲落烏欲棲情思悠然不知樂之爲可樂也既而舟泊乎岸陸行入城而別次日周君璘復來相訪乃曰諸公身繫學職未嘗出游以先生之游非世俗之游也故樂陪不倦所言所行皆當記之而不可略也予因詳其本末以著於篇

棠溪書院記

松江郡治東南舊有清軍治事之所其地寬衍敞連溪水吏部主事黃公平來爲通判乃刱廳堂齋舍榜曰棠溪書院同府于公欽來繼其事植碧梧數株於內甯公祥傅公愷又刱外門并牌扁成化甲午冢宰尹公以世衡于先生前任河南衛輝通判紊有治績舉陞本府同知先生來郡重加修葺前爲治事廳後爲燕寢堂左右兩廡外設門牆先生於廳之楣揭其師聘君康齋吳先生黃堂勤政四大

字又以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八字置之北壁書太極圖解於北壁之東西銘解於北壁之西寢堂中仍揭康齋勤謹和緩四大字於楣書平易近民視民如傷於堂之南北壁堂之東西壁盡書古今嘉言善行有關於政教者以自勉勵於寢堂兩楹分爲四室東北曰清軍局軍册藏焉西北曰清匠局匠册藏焉東南琴室中設聖賢像古琴一張著策一櫝置於左右西南曰雪窗中置一榻儲積古今書籍揭懲忿窒慾改過遷善八字以自警堂之前虛軒幽做扁曰太古軒軒之北書吏隱二字琴室之前扁翠竹軒軒左之池名魚躍池池之傍有釣魚磯池之內有蓮因書蔑叔愛蓮說雪窗之前扁碧梧軒軒之西南作棠溪橘雜植花卉蔬果竹木數十餘種先生每日升公堂與郡侯王公及諸同寅商確政事畢即造書院清理公事既暇則深衣幅巾退坐寢堂讀書鳴琴徧觀格言以自省又其暇或賞花或看竹或觀魚或垂釣綠陰滿窗清香透戶草色連階同官士友有來書院者則相與講論道義游觀景物情思灑然而不知倦也居仁昔受春秋經於先生以慵義之厚特來拜謁乃得於書院中親炙講論者叅日因命記其事夫河出圖文明之祥始著於是卦畫立書契作而文籍生焉列聖迭興然後典謨訓誓之書國風雅頌之詩禮樂燦明

春秋經世諸賢繼之而垂世立教之書益備矣千有餘年
宋之大儒發明精切詳至後之人誠能熟讀精思以窮其
理躬行實踐以體於身則何患己之不修國之不治民之
不安哉然必有齋舍堂室牆宇以爲游息講會之所此書
院之所以立也先生居此正所謂仕而優則學者歟先生
於應事之際推此理以臨政於政務之暇讀聖賢書以驗
政事之當否而益求其所未至其進豈有窮哉昔孔子以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
以爲先生於諸經子史無不講究必能推之於政以及松
民民安且樂然後先生之樂可得而遂也噫世固有以讀
書爲誦說之資利祿之媒者豈不重可惜乎因記其說以
俟來者後之君子繼此而居講道致治則棠溪之澤無窮
松民世有賴焉先生名準平齋其號云

祭視文

祭潮陽李先生

嗚呼公乎氣稟純厚德性溫然慈祥孝悌得之於天提教
是邦必以德行爲先昔孔子謂善人不得而見焉今於公
見焉於是洞之復興賴公心之拳拳既新乎學之舍又置
乎學之田不惟惠及乎後學實使道繼乎先賢居仁不肖
夙被深恩既無以報公之德敢不誦公之賢敬陳薄奠公

其鑒焉

釋菜祝文

夫子德配乾坤教垂萬世居仁服膺遺訓敢不夙夜惟勤今當入洞之初仰瞻貌像兢慄不勝謹率諸生恭行釋菜

祭李賓客白鹿先生

先生肇基是洞水秀山奇經書是博白鹿是娛花卉臺榭宛然當時流澤既遠儒教益施既廢復興今昔何異崇德報功先生是祀先生之神尚其降止

墓誌

先君墓誌

處士環溪胡君諱南俊行瑗二先世自泰州崇遷至惟操公教諭餘干因家焉高祖汝器曾祖日升祖伯昂皆鄉之傑特也父子儀以讀書教授鄉里號竹友先生母桂氏公生於洪武丙子正月初一日資稟雄邁質樸不事浮靡好賓客而尚儒術尤喜吟詩所居梅溪前有溪水環繞因號曰環溪堂學士沈公度爲之隸額晚歲寓居安仁之大原以疾而終時成化丙戌二月二十九日也妻王氏公器之女子居安居仁女二人長適楠棲山于熙元幼適河橋周愈孫五人崇璉崇廣崇修崇益崇正女孫二以明年二月壬寅葬於梅溪下埠坐麓面洲不肖孤竊慮浮辭溢美不

足爲公重徒爲本質之累故不復求當時文士之銘聊誌公之事實庶有所傳信云

銘

進學銘

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爲己擴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爲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盡厥眞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卽事卽物務窮其理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擧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畢矣爲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衣冠銘

儒衣與儒冠儒言與儒行四者皆具全表裏斯相稱瞻視欲其尊顏色欲其整心肅容必莊外嚴中自正內外交相養其德自然盛非僻既無干神舍常虛靜聖人制作功皆以體吾敬文質貴得中勿使偏相勝作此衣冠銘爲我中心警

書廚銘

聖賢遺訓萬世法程讀之貴熟思之貴精體之貴切行之

貴誠未斁勿已永鑒斯銘

說

夜存子說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生生不窮人與物未始有異也然氣因理而有理乘氣而行升降錯綜參差不齊而偏正通塞分焉正者理通爲人偏者理塞爲物然後人與物異而能全其仁義之心者獨在於人也於此不存卽禮所謂猩猩能言孟子所謂違禽獸不遠者矣鄱陽董君緝熙有見乎此自名曰夜存子成化壬寅冬予寓鄱城永福寺緝熙與予游徵文爲說予乃因孟子之言而推其所以然理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心則氣之精而最靈具乎是理者也氣淸則心存而理在氣昏則心放而理亡一日之閒惟旦氣最淸故能存其仁義之心也旦之淸由夜之息觀夜之息又豈可不謹其晝之所爲哉學者誠驗乎此而力致其操存省察之功使晝之所爲旣善則夜之所存益周夜之所養旣深則晝之所爲亦善矣若然則氣淸理明常如平旦之時豈有梏亡之患哉緝熙志乎此知爲學之要也歟惟毋循名而勉其實

頤仙說

說曰頤養也高明在上以陰陽五行之氣生養乎萬物者

天也博厚在下順承乎天而成養乎萬物者地也位乎兩
間養賢以養萬民以至庶物莫不得其所養者君也食君
之祿以養其身而各盡其職分所當爲者臣也耕田鑿井
含哺鼓腹以得其養者民也德無不實心無不存至誠無
息不待養而自無不養者聖也理義以養其心威儀行義
以養其德而不造次顛沛之違者賢也推類而通頤之義
廣矣博矣成化癸卯春臣居仁客寓鄱陽淮府賢王延至
梅亭討論遺經因命作頤仙說居仁對曰頤之義善矣仙
之號所未聞也仙者吐納呼吸保形鍊氣以一身之私滅
宰天理故程子名其爲天地之賊朱子亦惡其偷生昔漢
武帝惑於神仙晚乃悔過賢王以此自號何也王曰非此
之說也予以宗室之親承上祖之德受朝廷祿養清閒快
樂優游無事如山中之仙乃比託之詞非眞有求仙之意
也既承祿養又豈可不自養其德乎一日不養其德喪矣
養賢養民既有明天子在上予乃自養其德託名乎仙不
亦宜乎臣因思之昔周公周室至親以聖德輔成王養賢
養民而澤及天下其餘不得其所養者多矣今聖君以厚
祿養宗室盡親親之恩吾王受所養而思自養其德又以
仙託名而無慕外之心其旨深矣豈非宗室之賢者乎謹
具疏以獻

論

窮理

一理之自然而萬殊自不容已故本末精麤大小遠近皆所當窮請申論之其氣之運動周旋包覆無涯以爲生物之主者謂之天隤然成質至靜至厚位乎其中爲萬物之依載而萬物之所資以成者謂之地生生之中得其氣之秀而性之靈者爲人得其氣之偏濁而洪纖動植各有其性者爲物雖有天地人物之分無非此理之自然不容已者也以五倫言之首出庶物綜理萬民爲天下之主者謂之君佐承其君宣布治化者謂之臣生育慈養者爲父受生成形者爲子陰陽判合者爲夫婦尊卑先後秩然者爲長幼交游輔翼以成其德者爲朋友雖五倫不同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君之所施以正百官萬民者謂之政治惡禁非以弼教者謂之刑憫其愚而誨其不能謂之教感其同然之善而變其惡謂之化雖政刑教化不同亦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以經言之是理之見於陰陽交變奇耦象數者謂之易著於帝王之政事而具於方册者謂之書發乎人情形於歌詠者謂之詩見於日用先王裁制品節度數者謂之禮發於聲音律呂而宣暢和樂者謂之樂因當世之事定其憲則爲百王經世之法

者謂之春秋經雖不同莫非是理之形著作於當時垂於後世也由是論之遠近大小精麤本末雖曰萬殊莫非是理之所爲而自不容已聖人則體此以爲教賢人則窮此以爲學棄而不窮終於愚也姑舉其大綱以發明本原切要之意若推類而通以至愈精愈密益詳益盡則在人自用其力焉

高祖殺韓信

先儒論漢祖殺韓信事責漢者皆以漢取天下多信之功不當忘其功而殺之又以信初無反意乃因失職怏怏又漢以詐擒之故起信反側不安之心又以爲信逆謀雖露猶可以功贖罪宥其子孫迺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譽拒徹之忠可以贖失期之罪而漢夷其族太過也責信者以信滅齊不報而自王以起漢祖之罵躡足之封固高祖之不得已也約其攻楚信乃越期不至必割地許之乃以兵會又起漢祖之疑取信之心萌於此矣又以爲使信學道謙讓不伐功矜能庶幾動可比於周召太公後世血食天下已定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所論雖當不過就事論事未有推究其本原者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天下之理悉備於身必理明心正身修然後舉而措之天下則王道可興伊周之勳不足期矣君臣一德上下同道休戚

終始不足言矣信乃一才智之士以利祿之心挾孫吳之法雖其謀策之善過於孫吳然不過欲成功名取富貴漢祖亦以其才智之高能成己之功故用之以取天下是君臣之間擧以功利智謀投機苟合未嘗誠意相孚而共成王業既以功利相從則君忌臣之能恐其奪吾之利臣挾其功而欲分上之利自然君臣相猜嫌隙日深非君殺其臣則臣弑其君故功利之不能保終理勢然也綱目書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則漢固失待臣之道而信自取滅亡隱然可見矣噫後之君子可不鑒乎此而盡力於聖賢大學之道哉

申公

申公之學寡約乃一偏自守之士也漢武帝遣使安車捕輪束帛加璧迎之禮亦至矣既至而以治亂爲問問亦切矣申公答以顧力行何如言雖約而未盡武帝天資雄邁志甚高識亦明才亦壯惜乎知未極其精行未底於誠而爲物欲所害也爲申公者當開以堯舜文武之道德功業使之志向益堅然後告之誠敬涵養以關防其物欲保全其大本如堯之欽舜之恭文王之敬次告之大學窮理工夫以開發其聰明使之精察事理以致其知然後進於克己修身之事則知行兼盡武帝之病可治矣今乃以一言

之寡已非告君之體而盡治亂之道也正所謂不博而欲徑約乃流於孤陋古今能盡告君之道者惟伊訓說命孔子答哀公問政孟子告齊梁明道告神宗乃爲無所不用其極也申公雖賢然學未明道固不敢以此責備居仁欲以此望於後世大臣及應聘君子

王猛

秦苻堅得王猛自以爲若玄德之遇孔明後世俗儒亦以王猛比孔明皆非也苻堅乃五胡之雄弑君弑兄王法所不容者安可比玄德玄德乃帝室之胄志在匡復承桓帝密詔討賊卽名義俱正孔明之在南陽人龍高臥當時曹操孫權皆漢賊不可仕玄德三顧方起則三代以下得出處之正莫如孔明當玄德喪敗之餘孔明佐玄德以立國玄德既沒孔明以偏蜀之師聲魏之罪伐取中原司馬懿不敢敵戰則孔明之才非猛比猛之西燕主暗國危東晉强臣跋扈故能輔堅吞噬中國使在三國之時必仕操而爲司馬懿之徒矣如孔明之青天白日光明正大可同日而語哉

辯

辯疑

朱子以詩經序說或從或否皆以詩之辭氣意語文義事

類推求又折衷以義理有以眞知其是非眞僞非杜撰臆
度故有所從違也馬氏乃欲深護序說强爲辯論何哉至
於以變風盡止禮義引左傳爲證以刪詩爲闕疑引論語
爲證皆非也序亦有言禮義廢政刑失而變風變雅作豈
可信其後序而不信其前序乎左氏浮誇作春秋傳者猶
不盡取之況詩傳乎或序者先見左傳左氏先見序說故
相附會皆不可知況春秋之時禮廢樂壞所謂詩亡然後
春秋作引此以證雅樂誤矣刪詩爲闕疑則疑者什九信
者什一決無此理惟朱子有言去其重復正其紛亂善不
足以爲法惡不足以爲戒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
斯得聖人刪詩之意矣
君者所以爲天下主以養天下之民也故必均田制井務
農重穀使民食足而生養遂然後教化行而風俗美老泉
蘇氏水心葉氏端臨馬氏皆以復井田爲儒生空談愚恐
其爲萬世生民之害也蓋其以辭章記誦考索爲業無聖
王經濟之學而欲以事之成敗計量於俗吏之手王政何
時而可行乎殊不知聖王之興必修德立教以化成天下
舉賢立政以分治庶事將使朝廷既正百官莫不正百官
既正萬民莫不正分田制井若指諸掌矣夫德教不修政
刑不立賢才不用百職不舉則誠如所論也三子之論鄙

陋無本恐其說流傳爲後世害不得不辯

程子春秋傳序曰後王能知春秋之義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先儒疑之以爲德非湯武則無本矣豈可以法三代之治乎愚意程子之意主春秋而言夫春秋難知雖游夏之賢尚不能與惟顏子乃嘗聞之故能知春秋非湯武亦鄰於湯武者矣苟能眞知春秋則理明義精經世之大法在我復三代不難非如王莽宋神宗欲假周制而行實非所能也然王莽以亂賊而不能神宗以功利而不能

北杏之會世道之大變周王不能號令中國以時會而發禁齊桓之興假仁義以圖霸業以平宋亂爲義爲會北杏四國翕然宗之自古以來諸侯主會盟桓公刱之故書齊侯以見其尊列國書人以見其眾以爲與齊桓而書其爵誤矣

春秋辯疑

問正月之說胡氏以爲周雖以子月爲歲首仍稱十一月信乎曰朱子嘗辯之矣今按周禮言正歲正月則是分明改月矣

自古傳春秋者惟程傳義理最精蓋其學得孔孟之道自然與聖人神會心契故說得聖人行事出來但其言篤

厚簡約非深於玩味不能識胡文定才高議論發越初學者多喜之然其大意只是宗程子其自說義理處多穿鑿如說元卽仁也仁人心也體元者人主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言雖英發終非聖人書元年之本意亦非易之本意故不敢載其說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裔王道之用亦說不分曉用卽體之所發豈有體是一般用是一般殊不知一理而分殊分辨內外使之各安其所卽所以覆載之也體也是如此用也是如此

問伐凡伯胡氏引周禮關尹候人等事不載何也曰此是敵國來朝聘於我者非過客也

唐虞公天下而與賢三代家天下而與子若曰王者以天下爲一家而不私於一己卽一視同仁者也若以爲私家之家則大害義理帝王無二道豈有堯舜公天下而禹湯文武不公天下乎苟以天下爲吾家私物乃霸者功利之心曾謂聖人有是心乎孟子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此猶答萬章之問若論其至只看道理合如何曷嘗更問天與不與邪

或問滕子來朝不從胡傳何也曰朝弒君之賊不待貶而罪自見朝桓之罪止在其身不當至其子孫亦受貶也

惟程傳義理極精妙隨事證極詳故兼取其說也朱子曰當時大國廢典禮務吞噬其罪甚於滕乃書公書侯乃獨責不能自存之小國乎程子曰春秋經世之大法一言而蔽之矣

春秋無非明天理正人心

春秋因亂世之事存致治之法是於不善中發明至善之理

朱子謂繼故不行卽位之禮故不書桓宣自正其卽位之禮故書此說最是蓋繼故急遽倉卒其禮苟簡可知纂弑之人特行此禮以壓服國人而定其位此姦邪之慝

禮篡立權謀也

天下之事只有一箇是與非邪與正公與私善與惡利與義天理人欲所由分治亂存亡所由定春秋因當世之事正其非而是卽存辯其邪而事自正誅其惡而善自明絕其利而義自見所以存天理於旣滅撥亂而爲治也

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是程子自見得

程傳雖簡春秋精義奧旨發明已盡胡傳雖詳終到不得

程傳

春秋是聖人撥亂反正之書經世之大法存焉

天理人欲莫辯於春秋聖筆如化工據事直書而是時善惡纖芥莫逃學者深察明辯則克己復禮之功不假他求也

或問春秋書名書字果聖人用此以褒貶乎曰大抵多是因舊史如舊史書名何處更去討一箇字來書如舊史有字無名亦無尋他名處又如書日不書日舊史無日亦無尋日處書爵與不書爵必有深意

或問胡氏公天下家天下之說議論最高何以不取曰胡氏本禮運大道行而公天下大道隱而家天下此最害義理禮運乃漢儒附會不足據若曰以天下爲一家固當與賢者曰以天下爲吾家之物而欲世有之乃私家之家豈禹湯文武之心哉蓋父子一體父有天下傳之子乃天下之常經卽後天卦以震代乾之義堯舜是他子不肖不可居天下故擇舜禹而授之是處乎權三代之時大道正行何以謂之隱乎文定才高志大禮運之言夸張故喜之而不察其害理也

問天王使宰渠伯糾家父聘桓公胡氏以爲貶糾於前家父無責見春秋責宰椓之意何以不取曰胡氏以名與字論褒貶故有此論殊不知春秋因舊史而作舊史無家父之名教聖人如何書春秋不書家父之官固已責

其失職比事以觀桓公弑立未嘗朝聘於王王屢遣使聘之則周之君臣皆失道固不待貶蓋聖筆如化工人之是非善惡自不能逃胡氏才大能發揮先儒以爲胡氏雖穿鑿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雜著

續白鹿洞學規

正趨向以立其志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成賵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

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　古人惟務修德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韓退之因學爲文而求其所至是倒學了　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人爲志　呂氏稱程子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　橫渠先生曰二程自十四五脫然便學聖人　橫渠張子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人堯舜之域關中學者翕然從之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者必如聖人而後已　尹氏曰吾學聖人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之聖人所行吾當行之故力排異端以扶正道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朱子曰爲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爲鄉人今日便要爲聖人須疎拔後方始有進　今日克念卽可爲聖明日罔念卽爲狂矣　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爲學先須立志志既立然後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世之志利欲者與志理義者自不干事志利欲便是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鄉里　嘉郊科舉自幼便見得輕　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

第二等　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無他聖人敎人無非講明義理以修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此道理與生俱生今人棄了都不理會浮生浪死甚可惜　南軒張先生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不爲文采眩不爲功利汨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愚謂聖人設敎無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節之使由是而學焉則德無不明身無不修矣今之學者有氣高者則馳騖於空無玄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爲尙科名爲心又其下者不過終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敎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爲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爲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反便人由於艱難阻絕之域哉又有以爲道學固美但非世俗所尙不利行耳殊不知日用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埽應對事親接物之間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特由敎養無方人自不察耳居仁不揆愚陋竊有志於斯焉

於是不敢自私將欲與有志之士講明而踐行之故爲此規以告同類必先開發此志然後進於有爲也至於用力之方條列於左云

主誠敬以存其心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　閑邪存其誠　孔子曰主忠信　言忠信行篤敬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立如齋　莊敬日强安肆日偷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話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壞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此涵養久則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呂與叔患思慮之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漏東面一人來未遂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故易入無緣作得主蓋中有主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

事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學者當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閒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思無邪毋不敬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大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讎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惟愼獨便是守之之法君子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祀天饗帝　大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苟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心要在腔子裏　學者患思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盡有商量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爲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

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虛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敬則自虛靜但不可把虛靜喚作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況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

嚴威儼恪非敬之事但致敬自此入　朱子曰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

乎明德新民之功也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
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
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　或問敬字當不得
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卻當不得敬敬己自包得小學
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賢田地也放下這敬不
得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　學者當提醒此心使如日
之方升則羣邪自息　纔主一便覺意思卓然精明
人一時閒外面整肅便一時醒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古人於小學中已自
把捉成了故於大學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

當以敬爲本　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
范氏曰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鳴呼幾希君子
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西山眞先生曰
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　愚聞人之一心萬理
咸備蓋其虛靈之體得之於天所以主乎吾之一身宰
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於此者乎孰有貴於此者乎然
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貴之物反流於卑汙苟賤
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於物欲牽引舊習纏
繞故雜慮紛紜不能休息而無時在腔子之內也惟能
主乎誠敬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外邪客慮無自入矣

蓋眞實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二者既立則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從而生哉但其工夫效驗周徧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類集聖賢所言誠敬之道其爲一篇庶乎可以體驗而有得焉愚以爲今之學者但當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之虛妄齊莊嚴肅毋使有一毫之惰弛則所謂眞實無妄主一無適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由是以齊家治國亦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凡有一物必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否皆窮理也　窮理非道窮盡天下萬物之理又非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會得多自豁然有覺處　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物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通其餘矣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共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程子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自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延平李先生曰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

如此既久積察之多胷中自當有洒然處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　致知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禽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麤無不盡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聰明睿智亦皆有以究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盈天地之閒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

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有所當然之則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愚謂大學之教以致知爲先蓋能推致吾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本心洞然萬變畢照由此而之焉則意誠心正而身修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則在於即物推求以究其理方爲的實若泛然從事於言語訓詁之末則講說雖勤文辭雖麗乃程子所謂翫物喪志之學徒弊精神於身心無纖毫之益其遇事變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顛倒錯繆殆有甚焉尚望其能成己成物而無誤乎然亦無以他求爲也今學者誠能讀聖賢之書反覆尋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於日用之間窮其何爲是何爲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尋其當然則致知之功莫切於此如此既久則知益明理益精矣

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知幾其神乎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中庸曰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子思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　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正學者用心理會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與管說幾字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爲事之理固已具於性分之內也若厭其煩擾欲絕而去之則陷於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則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然事物之間雖曰無非天理所在苟失於審察則不覺陷於人欲之私雖或悔悟亦無及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義理益精自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人能克治則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伊川問謝顯道相別半年做得甚工夫對曰只去箇矜字　矯輕警惰　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此開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　凡是私己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行之久則善與自家爲一　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則善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愚聞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爲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爲也雖聖人不過盡爲人之理而已孟子所謂踐形是也非聖人於此身之外別有所以爲聖人之理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行無過不及之差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爲己有豈不重可惜乎今學於此者務必實體此理而

力行以終之以脫乎俗學之陋其力行之方聖賢方册已詳姑舉大端於此以示同志

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胷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儒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也聖賢開示後學深切如此顧乃背其名教偏狹淺陋成一己之功名苟一家之富貴使明德新民之大道正君善俗之大業不行於世嗚呼惜哉有志之士尚當勉力於此以進復先王之治

白鹿洞講義

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諸君在洞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其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辯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迹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

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且諸君以爲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之心與古人之心同乎異乎苟異矣不敢强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其勉之務使今日白鹿洞卽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卽文公昔日之學今日之道卽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所賦之理而於國家崇建人文之盛典諸名公作興之盛意庶不負焉諸君勉之哉

麗澤堂學約并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全具仁義中正之德但氣質或異而賢愚以分此聖人修道之教所以不能無也夫自虞三代之盛人君躬行仁義以爲教化之本建立學校以廣教之之道故人皆得以明其善復其性無愚不肖之患及周之衰教化不明乎上士無學於下人道或幾乎熄矣吾夫子以聖德無位與顏曾之徒講道洙泗是以君上之教雖已不興而師友之傳道學之緒垂無窮矣漢魏以下諸儒之學雖有未純而其用力之勤亦各有以成其一家之學至宋則眞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仰於數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內之士學明德尊是爲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愚往復從游數載髣

鄙有以得其依歸但志卑質魯又相去之遠不獲常相親
炙恐離羣獨學終無以成德也於是乃於同志某等搆爲
麗澤堂相與肄業其中蓋本易之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
朋友講習之義也凡學於此者謹德行明義理持其志敏
其功期底於成功庶乎麗澤之益爲無窮矣成其美者地
主某焉所立條約明示於後

一凡入麗澤堂者一以聖賢之學爲宗倘去世俗浮華之
習尙節行惇信義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
之詩以取時寵各立日錄簿一册逐一書寫所習之業
所行之事朔望鳴鼓升眾會於堂上稽其所進書於總

籍以盡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

一學中規矩一依白鹿洞及程端蒙西山眞先生爲準

一讀書務以小學爲先次四書以及六經與周程張朱司
馬邵之書非理之書不得妄讀

一讀書務在循序漸進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得鹵莽躐
等雖多無益

一凡學以德行爲先才能次之詩文末焉

一凡學者行事皆於麗澤堂稟於師友會眾裁度其必合
義然後許之如有立志不堅汨於利誘以致違理害善
者眾規之三不悛者責之不率者絕之仍於麗澤削去

其名

姚仲遠傳

仲遠姓姚諱明廣信貴谿東嶺人早孤幼穎敏學胡氏春秋弱冠游邑庠聲聞達於鄰郡景泰癸酉登鄉貢第卒業太學成化丙戌授監察御史巡按遼東入掌貴州湖廣山東等道事復巡按南直隸浙江仲遠性剛直果於斷事摧抑權豪殄除凶猾辯釋冤枉革勵貪汙奏舉廉吏及天旱則爲民禱雨至郡縣必臨養濟院以存恤孤貧屬縣疫癘則齋戒罪己禱神以祈免民災時有內侍督織者怙勢作威有司供饌歲用銀千餘兩仲遠竟裁抑之及任陝西按察僉事其爲政臨民一如巡按時總甘肅督寧夏糧儲舊例銀米同給仲遠視銀貴則給銀米貴則給米於官無損軍士受惠實多以祿不逮養輒涕泣思親每遇忌日必蔬素歲時必致祭享才善吟有容溪集其言慷慨有氣節如其爲人嗚呼仲遠剛介廉潔至於不食鯽魚言質鬼神歷官之久而所居環堵蕭然若一寒士則尤可見貞廉之實夫二氣五行交運錯綜而人物生焉以氣之參差不齊故所賦之質得其清正剛直之稟者常少偏濁者常多仲遠剛正之氣得於天廉介之操著於世周則濟濟多士漢則豈在廉吏之下哉是宜書而傳之使公之風節凜凜在天

地間而貪夫廉懦夫立則此傳不虛作矣

跋孟嘗君傳

世有稱孟嘗君田文能好客士歸之者三千愚以爲齊國三千之客苟得其人必能引其君當道志仁則天下之民皆將歸之雖欲無王可得乎既不能然又不能預囑秦昭之姦力止其君毋使陷於虎狼之口及拘於秦又不能正其詞說陳大義以解其難顧乃爲雞鳴狗盜古之賢者輔其主如此乎其賓如此其主亦可知矣

理歷法

問何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曰此以天與日所行遲速而分也蓋天左旋日月皆左旋天行健日雖隨之偕行及繞地一周則天每過之日每不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日之一過不及處始一週天與原處恰好相值遂分每日所行不齊處爲一度故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天何嘗有度人何嘗量度之乎後世歷家以日月右行以日行一晝夜所躔闊狹爲一度誤矣（右周天度）

問日遶地一週天過一度月不及何也曰此以日爲主而言也天何嘗有過月何嘗有不及各循其性之自然以天爲主則一日未滿而一周也以月而言則一日有奇而

一周也天非過也以其行之健陽之盈也月非不及也以其陰之縮比天日爲小緩也日非正得其中也乃陽之精明之主以其所行之出入而分晝夜也故以一日而論爲得申比天行爲少遲比月行爲速也右天日月所行遲速
所行遲速之不齊而置也蓋天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行縮於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四分度之一則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既有十九分度之七四分度之一則分數不齊何以合天日月之數以致閏成歲以齊其不齊者哉故先將日月所差十二度布之於筭卻以加九法筭之每度加作十九分得二百二十八分再以元七分湊之則得二百三十五分此則因十九分度之七而置此算也再以筭法四因而四倍之得九百四十分此則因四分度之一及四分日之一而置此筭也必如此然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及四分度之一其數始相合而齊用此而推周天之度則日月之相會大小之月氣盈朔虛而生閏以閏月定二十四氣以二十四氣定四時成歲無不脗合無過與不及之差矣右日法

問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一歲何也曰此以陰陽寒暑節候之往復以驗天運之一周而天與日亦一會

也蓋陰陽寒暑之循環者氣運之常故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然必有其序而不亂不驟故曰歲歲者序也以天日所差爲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天之速於日者恰值一周天故曰天與日會豈眞有所會哉曰天日所會如此何以知其爲一歲也曰古者以黃鍾律之管埋於地中置葭灰於管以候陽氣之復生蓋陽氣之生從下而上氣至則地中之管灰先動因此而知陽氣之復故以爲一歲周人以十一月爲歲首卽此意也以梧葉候秋莫葉候朔望尤明顯易見右歲法

問以三十日爲一月或二十九日爲一月何也曰此以日月所會而推月之大小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之所行每一日不及日十二度零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之所過月之不及恰當一周天日月相會而爲晦日月相會於三十日之中則其月大爲三十日相會於二十九日之內則其月小爲二十九日每一月則日多周一天月少周一天日何以知之日先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布之於算以加九法算之得六千九百三十九分七釐半加九者以合十九分度之數也又以四因倍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四倍者以合四分度之數也然後以日法九

百四十分以九四歸除之得日二十九餘四百九十九分
也曰何以知月之大小也曰日月之會在二十九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以三十日爲率則欠四百四十
一以欠數消之則兩月消至八百八十二近有一日矣如
前月日月會於甲日此月以四百四十一消之不出於甲
日則此月有三十爲大如前月日月會於甲日此月以四
百四十一消之退至癸日則無三十而爲小右日月相會與月大小
每日十二時一百刻每時八刻三分三釐三毫每三時各
八刻共加一刻成二十五刻右時刻數
間二十四氣四時十二月如何分日以一歲三百六十五
日零二十五刻布算以二十四歸除之每一氣該十五日二
十一刻八分七釐五毫兩氣爲一月積三月爲一時積四
時而成一歲是每歲四時一十二月二十四氣也右時月節氣
問閏法如何曰先儒之言詳矣其法以二氣爲一月則溢
乎三十日之外者爲氣盈以日月之會爲一月縮乎三十
日之內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蓋盈者愈盈縮
者愈縮盈縮之數恰當一月朔望之數則置閏焉以三十
日爲率每月氣盈四百四十一分二釐半朔虛四百四十
二分則盈縮之間該八百八十二分二釐半以盈虛之數
挨至三十二箇半月有餘其月無中氣則置閏月右閏
月

問儒家以日月左旋愚家以日月右旋與天不同何也曰儒家順其所行而正推之故理與數合而爲一歷家逆其所行而反推之故理與數離而爲二此不可不知也天與日俱陽也天體健而行最速日行雖速而天常過一度也月陰也其行不及日在天則一日不及十三度有奇其實皆隨天而左行也歷家不識天行之健反以爲右行一日止行一度夫日爲陽之精明之主一日繞地一周日出地上則明而爲晝日入地下則暗而爲夜一晝一夜繞地一周而周乎天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無餘欠明矣豈有一歲才得周天之理陽速陰緩靜固師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則月行速於日十三倍決無此理以顯然之象觀之日月東升西沈每月日週天三十次月只二十九次是每月日多一次周天豈非日行速月行緩乎但歷家以天體不動日月五星逆算則其數簡易推故也右

月左旋

欽定四庫全書

胡敬齋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曾　鏞鼎丹覆校
閩縣郭雲珂玉潭分校
侯官陳爲新蔵臣分校

胡敬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侯官張文炅
福安吳瑞焉
福清蔡其默　仝校
莆田卓如松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後學

賦

碧峯書院賦

雲山青青瀾泉洽洽考槃之所碩人之憩賴陳君之好義曰刱始以經營與吾心之有合來此以落其成喜進修之多士遠負笈而執經悅藏修之有此期學力而日增慨吾

德之疏薄憂聖道以難明歎眞儒之去遠懼功利而日興訓註繁而理昧孰能免乎冥行嗟吾同類兮立志毋輕主敬存其心兮曰虛與靈窮理致其知兮曰詳以精反躬踐其實兮曰篤志以誠德業致其盛兮庶不虛此生此峯增其輝兮得人而名

瑞梅賦爲淮王題

白變而紅春氣融融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賴我王之好學明此理之無窮信天人之一體實氣脈之流通欲知修德之要當致乎愼獨之功善乎心廣而體胖使嘉氣溢乎吾躬斯物瑞所以應乎外遠仰乎關雎麟趾之風

歌

游臥龍庵

廬山奇秀甲天下我今來作廬山游臥龍庵裏駐孤蹟前賢遺教空追求峯頭瀑布瀉飛練澗裏寒潭六月秋釋子不識吾儒趣且言三教元無異道一緣何教有三何獨儒家能治世長吟抱膝南陽廬此時未展胷中奇三駕不顧龍不起山河宰割誰能爲近瞻五老峯壁立青霄裏峯頭高風滿頂來峯腰藹藹白雲起縱目長天不盡頭浩歌一吐英雄氣

詩

希賢吟

顏淵剛且明己私方可克曾氏極弘毅戰兢終易簀中庸
首謹獨屋漏無愧慝集義孟子賢浩然氣充塞降自漢唐
下誰能踐斯域河洛程氏興燔開千載惑大哉敬義功外
方幷內直致知務窮理爲我開闔闢踐履極其純昭然萬
世則晦庵集其全精微盡剖析窮理務反躬萬世立人極
我生今何遲人亡世已隔因言求其心勇猛日不息逸駕
雖難攀驅馳緊鞭策鵬鶉不易並數飛無停翼徹義兩夾
持知行互相益擴此天理公去彼人欲賊彼我皆丈夫到
頭奚可擇

游龜峯

我來游龜峯屹然在青蒼欲窮此理妙應難盡其詳太極
本無極動靜生陰陽陰陽有變合五行自相當造化自此
成闔闢乃其常穹窿須有際礴礴非無疆清泉流碧澗奇
石何高昂水得陰之盛周流無定方土本得中氣體具柔
與剛石乃剛之質壁立千仞强人皆覽形色此處誠莊莊
我從同類士行行入其鄉目徧心多感理趣深且長物物
有太極此說非荒唐

會稽拜禹廟

兩儀未肇判此理已具存動靜機一施陰陽自此分兩儀

有定位陰陽互爲根二者既交錯五行斯絪縕理氣妙合
凝至靈斯在人三才從此備呻處乾與坤水未得所歸襄
陵勢逆奔奠居本無所民咨何丐伸昔我夏后氏代天心
獨勤四海既爲壑平土皆吾民六府與三事九功俱敘陳
仰惟參贊功萬世人所尊封山作州鎮會稽屬南巡後此
數千載祀事舊益新此來得瞻仰遂茲秉彝眞欲勤希聖
功當尋入聖門人心與道心至眞於善身大哉精一傳無
間思彌敦執中此其道致用敷人交紹蹟僕來晢此道毋
昏昏

靜中感懷

物我難容一髮私豈論誰是與誰非人心固是參天地百
計勞勞只自卑

禮吾書院

卜築禮吾山水勝潔幽期與古人倫人言此地誠孤野我
亦肯爲孤野人

春日即事

不是區區功與利亦非窈窈與冥冥荒源也有沂泉樂茂
對春和看物生

偕後偶成

工夫未至力先疲纔罷吾伊細詠詩暫借餘閒養情性莫

將過苦敗身軀聖經浩博有餘味人事紛紜無盡期嬴卻
當年陶處士蕭然一枕臥皇羲

禮吾書院

自古多賢仰魯邦儒風今喜振吾鄉禮吾一段荒閒地翻
作弦歌禮義場

夜晷魚奉親

王祥孝感出雙鱗更有姜詩善事親何事今人不如古終
宵擧網向谿濱

奉吳先生□□次于先生韻

數仞師門力學眞明乎庶物察人倫芳塘活水今猶昔喜
際龍潭復有人

看東山書院舊址

十年勤苦讀書心綠樹陰中認故岑成己功難增永歎愚
蒙空數歲華深

悼農

四民共處九圍閒農夫何曾一日閒想彼錦衣幷玉食豈
知稼穡甚艱難

閒居即事

虛堂村落裏環堵任蕭然細草連階石香茶煮澗泉壽山
朝過雨綠樹晚含煙日用無餘事工夫付簡編

和

寂寞虛堂裏琴書其晏然饑炊野田粟渴飲石谿泉清淡
四檐月氤氳半篆煙聖賢名教外細翫杜陵編

往山下石巖醉臥成詩三首

濃酒三杯後頹然臥石巖清風生野樹綠水滿寒潭素履
心無外豪吟意正酣是非毋自質付與世人談

浮雲滿長空閒客醉巖中不學丹砂術何勞問葛洪

寂寞空山裏堪輿即枕衾遙憐李學士蹤迹杳難尋

看鳥三首

幽禽碧樹裏何事不予驚孔子不躬窘拳拳素履膺
漫向幽巖學養眞青山綠水隔紅塵雖然仰面貪看鳥也
未回頭錯應人

藤蘿幽樹覆巖端巖下清泉九夏寒敢效南陽稱八達肅
然起坐正衣冠

聽松琴

清風滿樹生恍若伯牙情雖無鍾子期山巖人細聽
次韻奉于先生

事道拳拳數夢周好將仁義作居由他年慰滿蒼生望野
服黃冠任退休

琴後絕句

柳影槐陰晝景長北窗閒客在羲皇素琴一曲知音少坐
對南薰滿篆香

和許郢州中秋翫月

堂空一鑑正圓圓萬里青霄散紫煙秋氣清明當永夜時
光皎潔滿中天蒼松影轉虛窗外丹桂香分丈席前但喜
好懷無所累何妨翫賞自年年

和朱子韻

聖賢警示意非輕要爲斯人正性情三復服膺增悚懼昏
愚只恐是虛生

讀書自感

頻復多由志不强七情勝處失隅防身心自覺沈淪久羞
讀顏淵好學章

除夜吟

雨雪瀟瀟值歲除奉親才暇更觀書明朝又復更年月擬
用新功滌舊汙

正旦入齋

慶罷新年一樂餘攜書踏雪到精廬工夫自此宜加勵歲
月虛過更咎誰

雪後偶成

寒窗清苦孰能禁爲訪梅花踏雪尋讀罷龍輒書長閉戶靜

中又復得存心

雪中訪友

竹戶常扃雪滿窗書程日緊用功忙今朝特發山陰興只爲金蘭契誼長

元宵夜吟

茅庵似斗寬亦喜堪容膝讀罷更闢眠養心宜靜密燈火何處多笙歌鬧誰室迷子何太歡跋報爲甚疾卻憐山閒人幽獨窮且窒讀書嫌性愚舊記多忘失吟詩著才墜不能精格律倦臥似無聊幸不違心術朱子與蕭軒詩有可隣迷路子程建閑城陲之句

閒中寓意

門外青山拂翠煙野堂人事總蕭然案頭舊典兩三帙囊裏新詩四五聯克念不妨能作聖怠荒何日可希賢括囊夙有遺經訓何苦名韁萬里牽

去年此日被風雨倒牆兼絕食去歲牆傾更絕糧今年淨几與明窗人生苦樂何須計流水行雲語意長

勞中述事

服勞安敢便窒居困厄無端智力疲性外固非心所急日閒自有義當爲自強願法天行健昏妄那堪己性愚從古

晏安如酖毒春冰虎尾勿忘危

乘舟

新水漣漪宿雨收汎舟直下錦溪頭好風四至清衣袂信有長江五月秋

輓表兄劉毅

總總誰無死與生英雄淮擬立功名一枝丹桂雖殘燼尚有千秋萬載馨

雄文鏖戰氣方豪誰料煙炎燼俊髦信道青雲難力致東山不是謝安高

夏日即事

槐柳陰陰滿戶庭晝簾高捲午風輕數篇書卷前賢業一曲瑤琴太古情心在靜時無雜擾事當幾處最分明從來實行難充溢只恐虛名誤此生

舟中自感

風雨蓬窗不昧時客中情緒總依依靜思成己功難處私意纔行即虧

謝程子

整齊嚴肅聞明教直內工夫尚有疑入到湛然虛靜處始知夫子不吾欺

自述

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黃稊不生
何愁五穀不熟

新秋偶成

丈夫志匪爲身謀經綸不展便當收浮雲滿空我不管碧
峯頭上臥新秋

自歎

古今惟一理賢否自殊科顏子樂無悶吾何悔咨多

自歎以遺人

操存腔裏心酬應世閒事世人不知此只去學文字
終日清明方是敬一時雜擾便成昏知行由此作基本便
是程朱入道門

歎學者

這裏路長嫌擔重那邊快捷實崎嶇行人不知著腳處東
跋西跋多受虧

讀明道伊川學制

孟軻沒後道隨亡教化眞如一夢長不向心中求六德只
來紙上耀三場先生欲埽千年陋後學那能一日忘願得
天心回古意更令斯世紹先王

卽事

人心無物欲隨處皆天理在山則樂山在水則樂水在家

則家齊在國則國治在學則學明在鄉風俗美竊歎此等人豈不爲至貴彼哉昏迷子何爲欲所蔽

題湖壖古

閱說園湖古戰場宋元此地決興亡謝公忠義昭千古興者已亡未亡

存心

沖漠無朕內萬象自森然堪歎虛無子縣空學聖賢

自省

夜南山窗夢不成細思舊業轉惺惺致知幸免多譬塞行己深慚未盡誠隆緒茫茫何日續流風靡靡幾時興信知大本元無二活水源頭見考亭

謝本府太守二首

白屋正慚無孺子黃堂豈是少陳蕃莞然上下忘其勢顯取高風萬古看

以貴下賤大得民一郡藹然周化盛匆言敢獻到黃堂不忍心行不忍政

自勉二首

周南治化何其盛本在身修與意誠此是聖賢眞事業莫教牆面度平生

此身此理由天付屋漏多慚忝所生今後事天知有道力

閑邪妄便存誠

歎古人讀書二首

聖賢文字傳千載不遇程朱怎奈何刺股懸梁辛苦志其
如一敬得功多

刺股懸梁枉自勤豈知心在檢其身只因未遇程夫子苦
殺當年多少人

勉學者

靜對遺經翫困亨憂勤重憫四三生一偏庸介非難守全
體中庸不可能高世好堅徐孺操勞家且學董生耕題詩
本欲資名教豈爲區區寄俗情

送徐生歸

梅放寒花歲已深爲君特賦雪窗吟信知此道無今古展
卷詳論孔孟心

贈超元弼

功名不是吾儒事王道根基在自新目下升高當遠步莫
教對塔說相輪

觀易偶成

陰陽消長不停機在我何常無定規否極中閒存大用遯
臨已上識先幾堯夫因甚怕處盛正叔如何善救危幸有
義周精蘊在安身不必打乖詩

碧霄峯書院

碧峯書院下構幽齋中寓琴書愜素懷信是心虛涵萬里更欣地僻絕纖埃蓁蕪徑路由斯闢聖學門庭自此開欲識工夫眞切處好從博約竭淵才

辭謝南康府學官

薄德何堪古道看延留連日謝儒官天心若欲興斯道莫爲源頭一步差

歎人生會晤難

再游龜峯二首

路達龜峯本不遐汎舟反復傍溪涯如何喫盡多勞攘只不道吾心識未眞妄將指點誤旁人惕然到此方知省敬復眞能勝似頻

誠意關

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眞在此要不愧皇天

偶成

輞川清致貪看竹湖上林公好詠梅問我寒窗何所事關濂洛意徘徊

歎雉死

汝能耿介全天性竟日淒涼感懿深始識先生眞禮意男兒安敢負斯心

絕句

萬里具涵方寸內只從此處作經綸要知希聖無他法去盡私心德自純

松

一夜風霜萬木枯歲寒惟見老松孤秦皇不識清高操強欲煩君作大夫

題濂溪舊隱

紺寒清潔古濂谿緬想當年有道居學貫天人純性命理原太極著圖書光風霽月心無累勝水佳山意有餘香郁溪連庭草翠聖賢高致後人廬

夏日即事

綠樹陰中日正長黑甜人世在羲皇有朋時共談今古漫說伊周治世方

秋日書懷

禮吾地僻聚儒衣三尺絲桐滿架書細草幽蘭秋徑馥清風明月夜窗虛固知聖教元無隱惟有人心卻是危記取當年簞食樂殘蟬斜日任悲淒

南谷即事

天人本共此一根吾何可爲氣所局文明運始盛唐虞禮樂伊誰繼周躅元氣會在洙泗閒六經輒後誰能讀伊洛

再出龍馬圖墜緒茫茫於此續紫陽奮起聖賢儒萬古中
宵秉明燭□□□□九十年大明當天吾道復武彝蹤迹
未能尋且結茅廬入南谷知行只在日用閒聖道不容邪
與曲萬里窮盡知自明一私不存行愈篤始終本末八條
中肯向他歧更容足乾坤闔闢消息閒笑指羲圖昧心目

南谷

紅塵應不到青山新徙琴書人考槃茅舍竹籬閒處樂地
鑪松火靜中安數竿瘦竹風初靜滿樹寒梅雪未乾卻笑
山人多逸興詩成袖手面層巒
心迹高棲結構幽吾人於此足藏修此山翠嶂青雲鎖南
谷深沈紫霧浮敬意毋荒時翼翼善心不昧日休休君今
莫道功名事爭似簞瓢樂更優

李太尹求見有感

幾年衰病臥林泉勢迫形驅苦自憐白屋想應無孺子琴
堂有榻任高懸

贈李大章

春日載陽貧病滅摳衣直訪鄭公鄉幾年不帶看花眼始
向東風識海棠

沙港舟中

臥病歸舟越水涯誰將風教振當今幼兒只喜歸家好那

識若翁憂世心

題風雩在白鹿洞前左

五老峯南鹿洞前和風滿袂暮春天道隨日用無他慕何獨當年點也賢

枕流石在白鹿洞左澗中

三峽澗頭眠巨石字有枕流留古迹一枕千年永不移清流晝夜無時息

游孺子亭

漢豎當年不可維先生明智已先知如何不以幾微處說向陳公下榻時

贈葉太守

皤矣廬州公五十後相識晚知道義尊不爲功名役梅含雪裏春松秀霜前色論學心無窮賦詩情自適我願公再與作我生民益來歲上京畿親覩吾皇極

復葉懌上舍

文風今喜盛吾番誰似曾參爲已多鶴在九皐聲自聞鳳翔千仞網難羅每憐漢士訓詁苦更憫唐人詩句磨南谷庸才甘世棄日暮鹿聽樵歌

贈劉吏部建義莊

范氏當年建義莊君家肯與續遺芳信知積善工夫久致

使傳家慶澤長

輓李大章

終始幽明一理閒士林今歎失儒冠午風亭上人千古蕭瑟西風滿玉灣

復高都憲

人道人生會晤難一代人才能有幾百年心事總相關仰高峯下冰霜肅鄉水溪頭風月閒鄒念同胞多赤子家書誰與報平安

詠洞前流水

洞前流水洞前流洞裏書生靜裏修信是本原無一息莫將道體更他求有形可覩無形妙今日應同昔日游識得顯微元不閒此心此理日相酬

過子陵釣臺

世祖中興訪故人故人垂釣此江濱一天明月無瑕翳萬古清風埽俗塵宜以賓師居侑傅可將諫議定君臣扁舟趨拜高臺下樂對先生笑白雲

拜陸宣公祠

播遷暫展扶傾手庸主難終濟世才千載家祠壯西湖忠誠倍感後人懷

謝夏憲副正夫

一上高樓話古今四檐涼雨碧雲深世間多少未了事誰爲乾坤體此心

別松江郡侯諸公

駟牡不遑王事臨野人歸去白雲閒人心萬古同此理城外青山卽峴山

石橋晚坐

身隨所寓貧何害濃酒三杯落日殘半醒卻來橋上坐乾坤容我一人閒

別同府于先生

荷我生民未敢休樂天知命更何憂他年了卻公家事歸

擬樓山共白頭

贈五宜翁

富貴眞爲身外物此心一動便成非五宜卻被公全了我願公今事事宜

贈永福寺張僧

禪家直欲尋空去卻有張僧愛讀書此是秉彝千古性誰言無極是眞無

立春詩贈丘時雍

眼前時景春開泰心裏乾坤總屬仁昨日歡迎滿城市草堂分得幾多春

贈致仕嚴掌教

軒前蘭菊經霜後雪裏梅花更有神每笑玄都桃李樹東風依舊欲爭春

贈葉推府致仕

脫屣功名能幾人丈夫何患志難伸旁人莫訝歸田早雲錦江頭自有春

題沙溪釣隱

釣隱聞君獨擅名我來細味釣中情渭濱德老乾坤古嚴子臺高風月清物理有常須定靜本心無累轉虛明旁人若問功名事今古長安基一枰

寄遞行素

歸儒峯下讀書堂勢利紛紛已兩忘窗外梅花初破雪檐前松竹幾經霜豈於末學矜多智肯向遺經識大方何日重來酬舊約力扶吾道正天常

復俞監生

道體誰云遠斂之方寸閒幽人更何事穩臥江東山

寓永福寺次夏憲副韻

自古番陽號大邦不應國士更無雙誰憐人世古今異惟聽僧鐘曉暮撞疊疊雲山連遠漢茫茫煙水接長江此心守得惺惺法不待參禪萬慮降

寓居偶成

案上有書勤著眼壺中無酒嬾銜杯心閒自有行窩樂笑看燈花夜夜開

詠春秋

經世文成百代宗一從輒死聖無蹤龍門妙契心傳後畫筆徒勞擬化工

復余大尹

百里溪山不計程使書遥辱過柴荆嫺嫺分內二家好道義胷中萬古情單父琴歸閒宓子潯陽菊綻老淵明知公已脫塵途屣策杖芝山日少榮

同湘立齋公福州正韻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則誠鼇齋覆校
侯官楊廷傳心貺分校
閩縣鄭　炳秋滄分校